



岁月

上部

陈荣付◎著

谨以此书

献给共和国同龄人

时代出版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岁月

SUIYUE

陈荣付◎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陈荣付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396-4915-3

I. ①岁…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1181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杰 周康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50.25 字数:900千字

版次: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98.00元(上、中、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岁月
SUIYUE



作者简介

陈荣付，曾用名陈荣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大圩镇，曾就读于安徽省肥西师范学校。现任企业董事长，高级工程师。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旅游文学艺术协会副主席。青少年时期生活坎坷，人近中年开始创业，小有成就。平时喜欢读书，热爱文学创作。工作之余，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散文、小说、论文。2008年以来，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旋转人生》《无言结局》，受到读者好评。

自序

我以为,一个人的责任,在于为国家、为社会、为后人、为子孙留些东西、留些财富——不光物质的,还有精神的。

5年前,我开始圆梦,作家梦。人生只要有梦,有努力,就能梦想成真。

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酷爱文学的人。可以这样说:文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给自己画过“像”,亦商非商,亦儒非儒。如果说我是一位民营企业家、商人,其实没有商贾大亨们那样成功;说我是文人墨客吧,也不全面。无论如何,我确信,在文学道路上,我是一位锲而不舍的人。无论我做了什么,哪怕一点微小的成绩,能为人们所认可,我就心满意足了。

2008年以来,我的长篇小说《旋转人生》、《无言结局》相继出版,这些为今天《岁月》的出版,做了先导、铺垫。

我认为,小说是向广大读者展示美好的语言,叙述美好的故事。作家的责任,就在于此。

小说首先是写人,把所有的人当立体的人来写。应该突破好人是绝对的好,坏人是绝对的坏,好人和坏人之间不可调和,人性毫无共通之处,这样一个障碍。《岁月》就是力求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岁月》写的是小人物、小故事、小事件,反映的是大背景。

本书两位主人公分别叫沈静波、李九龙(青年时期叫李小兵)。围绕这两个男人及他们身边男人、女人的故事,翔实、客观地反映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这60年来中国城乡人民的生活境况。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实使中国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岁月》分上、中、下三部，共 80 余万字。

上部(1949—1979)，描写沈静波和妻子方大云，少年贫穷、青年落魄，受到陈一平、朱菊娟、李小兵等人的压制、凌辱，度过凄惨无奈的蹉跎岁月。

中部(1979—1999)，沈静波在“平反”后进了城，李小兵在刑满释放后也到了同一座城市。通过对他们及他们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的不同生活状态的描述，反映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由穷变富，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下部(1999—2009)，沈静波、李九龙(原来的李小兵)这两个男人，随着事业的成功，成了有钱的男人。但他们的生活态度截然不同，经营理念也差别很大。这一对过去的冤家、如今的竞争对手，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终冰释前嫌，握手言欢，成了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陈荣付

2013 年 12 月

楔 子

小时候,我们村差不多大的一群孩子,通常在晚饭的时候,个个捧着饭碗,聚集在小村的中间。小村也就只有十来户人家,永庆大叔就是住在小村中间的一户,人们习惯叫他家“中间大门”。永庆大叔是个鳏夫,听老人们说,他老婆一次在自家的农田里干活,被日本人强奸了,回家后寻短见上吊死了。老人无儿无女,平时别无爱好,爱看古书。上至玉皇天兵天将,下到阎王小鬼,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封神演义,聊斋鬼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乡村晚饭的时候,是人们聚集在一起说长道短的最好时候。我们都会聚集在老人的小屋前,一个个睁大眼睛,如饥似渴地听老人天南地北地讲故事。讲天上的神仙,讲人间的鬼怪,云来雾去。我们连回家盛饭的时间都不放过,一个个睁着滴溜溜的眼睛,渴望老人娓娓道来。老人给我们讲的故事很多很多,关于“陷巢州、长庐州”中的小白龙的故事,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老人说:当年的陷巢州,一人一传奇,一湖一传说。这是一个无从考证的历史传说,但精美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相传在很远很远的亘古时代,在天上有玉皇大帝,他是最高的统治者。玉皇大帝的皇宫里有位年轻健壮的守护神,号称小白龙将军。小白龙平时事必躬亲,干事兢兢业业。尤其对皇后王母娘娘言听计从,备加尊敬。因此,深得王母娘娘的器重、关爱。但他天生嗜酒成性,平时少言寡语,但只要三杯“黄汤”灌下肚,就云里雾里不知天高地厚,口无遮拦,大话连天,忘乎所以,老子天下第一,连玉皇大帝都不放在眼里。终于有一天酿成大祸,触犯了天

条,也激怒了玉皇大帝,被赐死示众。幸而王母娘娘苦苦劝谏,玉皇大帝才免他不死。常言道:死罪可免,活罪难熬。从此,小白龙被贬到人间受苦。

小白龙来到人间后,落在中原的一个小城里,此城就是巢州城。巢州城方园不过数十里,人口只有几万。古时的民房低矮,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大街小巷人来人往,生意买卖倒也兴隆,一派太平盛世的繁华景象。

小白龙从此像一个落魄书生,穷困潦倒,终日无所事事,浪迹街头,借酒浇愁。

一年以后的一天,那日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小白龙的心情似乎有些好转,他独自一人来到城郊外。靠近护城河边,有一座小凉亭,他徒步来到凉亭里,从怀中取出一个装酒的小葫芦,又开始自斟自饮起来。酒过三巡仍一发不可收,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思前想后,想想自己昔日一个堂堂正正、备受宠爱、威风凛凛的天神天将,如今一下子从天堂跌到人间,连一个平民百姓都不如,心情更加郁闷。一葫芦酒瞬间喝净,不知不觉已酩酊大醉。这一醉不要紧,它现出了原形。一条长约数丈、身如箩粗、全身雪白的龙身,横卧于护城河边。龙头插在小河沿,龙尾则搭在凉亭里。路人遇见,无不惊慌失措。一传十,十传百,轰动了巢州全城的百姓。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争相观看。人们惊奇之余,开始议论纷纷怎么处置,但都束手无策,一时众说纷纭。后来不知谁人听信了一个过路道士的胡言,号称人生在世遇到这等事是天赐良机、千载难逢的好事,人只要吃到一块龙肉或喝口龙汤,就会延年益寿,百病消除,长命百岁。这一说不要紧,愚昧的百姓立即见龙起意,瓜分了小白龙。

小白龙在人间受害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到了天庭,惊动了王母娘娘。王母娘娘悲愤交加,思忖:小白龙触犯天条发配到人间受苦,罪不该死,其目的是用磨难惩罚他,让他悔过自新。可人间这些凡夫俗子愚昧无知,竟然将他生吞活剥,吃肉喝汤,死后尸骨全无,实在可恨。于是奏请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后龙颜大怒,速派南海观音菩萨前往人间洞察秋毫,查清此案。

观音菩萨领旨后,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满头银丝、弓腰驼背的要饭老婆子。老婆子衣衫褴褛,胳膊上挎着一个破竹篮子,左手拄着一根打狗棍,右手

端着一个粗瓷蓝花缺了口的破碗。她步履蹒跚、一瘸一拐地来到巢州城中，挨门挨户乞讨。每到一户人家，别人给的残汤剩饭，她不吃不喝，只是闻闻，来到无人之处不声不响地倒掉了。傍晚时分，她又来到一户人家。这家有母子二人，孩子大约十一二岁光景，小名叫小山；母亲秀姑，三十五六岁年纪，也是半老徐娘之人了。秀姑年轻时也是大家闺秀，两年前一场大火无情地夺去了公婆和丈夫的性命。那时她带孩子在娘家，才幸免此难。偌大的家产财物，殆烧干净。从此，母子俩相依为命，苦度时光。虽然家境贫寒，但秀姑心地善良，巧手善绣，也能维系生计。这天吃饭时见到一个要饭老婆子，顿时触动恻隐之心，急忙吩咐儿子小山盛了一碗米饭、一碗菜汤送到老婆子的跟前。老婆子依然闻了闻，但面无怨色，这时她正好饥肠辘辘，于是连汤带水吞于腹中。

吃饱以后，老婆子靠在门边并不走。秀姑好生奇怪，说：“老人家，我们孤儿寡母，生活十分清苦，再也无物相赠，趁着天气尚早，请您再赶下一家吧！”

半晌，只听老婆子面朝南天长叹一声，像是自言自语：“巢州城要遇大难啦，天机不可泄露也！”

秀姑是个聪明绝顶的女子。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再次慎重地打量老婆子。女人看女人是十分准确精细的，老婆子虽衣衫褴褛，年逾古稀，但眉清目秀，神情矍铄，眉宇间隐含一股仙气。听她话中有话，更增几分疑惑，于是再三问到：“老人家还有何赐教？”

老婆子毫不谦恭地说道：“我看你们母子二人都是善良之辈，才给你们说真话，巢州城要出大事啦！离你家也不过半里之遥的城南那座城隍庙，门前有一对石狮子，三天后午时时分，如果石狮子的眼睛红了，你们母子二人赶紧往城外跑，逃命去吧，可免一死。”

秀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在将信将疑犹豫之际，老婆子瞬间不见了踪影。于是秀姑确认这是神仙点化，深信了她的话，感到不幸中确有大幸。

秀姑不敢怠慢，吩咐儿子小山，每天相隔不到一个时辰就去城隍庙前观看石狮子眼睛红了没有。一连两天，孩子的腿都跑肿了，石狮子的眼睛就是不见红。第三天一早，小山被秀姑从睡梦中唤醒，催他再去看石狮子。

孩子每天来回往返,确实很累,此时,被母亲从睡梦中叫醒,很是不情愿。小山边走边揉着眼睛,嘴里不停地嘟哝着,喋喋不休地埋怨母亲。刚走到巷口,这时,邻居家的孩子黑蛋刚好与他碰个正着。原来,黑蛋是被父亲吩咐赶早去菜市场买菜。黑蛋见小山嘴里嘀咕,又见他这两天老往城隍庙前跑,着实奇怪,问:“小山,你老往庙前跑什么?”小山说:“娘要我看庙前的石狮子眼睛红了没有?”黑蛋再问“为什么”,小山低头吞吞吐吐不说。

因为家里有客人来,黑蛋按父亲的嘱咐,去菜市场买了只公鸡。他在厨房里帮助母亲将公鸡杀了,看到鲜红的鸡血,不禁想起小山给他说的话,越想越感到奇怪,心想:何不去用鸡血将石狮子的眼睛染红,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于是趁母亲没注意,他装了一小瓶鸡血,一口气跑到庙前,将一对石狮子的眼睛全都涂红了。

午时,小山照样来到庙前,一见石狮子的眼睛红了,发疯似的跑回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了母亲。

母子俩这时再也顾及不了许多,只有按老婆婆说的话逃命要紧。还未跑到护城河边,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到一声山崩地裂、惊天动地的响声。紧接着滚滚洪水,不知是从天上,还是从地下,排山倒海滚滚而来。

母子俩拼命地逃跑,跑呀跑,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分不清东西南北中。小山毕竟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脚上的鞋子也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尽管母子俩拼尽全部力气,岂能跑得过洪水?滚滚洪水排山倒海,无情地将母子俩吞没。偌大的巢州城不见了,变成了一片汪洋。城中数万百姓都葬身于水中,无一生还。可怜秀姑母子俩也成了这场灾难的殉葬品。

原来,观音菩萨当时遵照玉皇圣旨,暗地里接受了王母娘娘的密令,来到巢州城。面对一家家施舍的饭菜,只是闻了闻,闻到了龙肉的气味,就不吃不喝偷偷地倒掉。全城之中,只有秀姑一家没有吃过龙肉,喝过龙汤,因此,决定不伤害这对母子,于是授意他们逃命。

观音菩萨返回天庭后,奏请王母娘娘,王母娘娘速派东海龙王领旨待命,于是发生水淹巢州城的一幕。

谁知观音菩萨一时疏忽,忘了交代东海龙王要等秀姑母子俩脱险后再放水,结果铸成了大错。但事已至此,为纪念这对母子,观音于是使用法术,在一片汪洋中,将秀姑的身子化为一山,一山出平湖,名曰“母山”,就是如今的姥山。小山的身子化作“小孤山”。如今站在小孤山上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水面上有一对形似一双鞋的小山,名曰“鞞鞋山”。传说中是由小山逃跑中一双失落的鞋子变的。从此,巢湖水面上这四座山相依相望,世代相传。

经过世世代代,岁月沧桑轮转,古时的巢州城陷落水底,形成了波光粼粼的八百里水面——巢湖,一直至今。

听老人们说:近年有一个打鱼人,一次清晨时分,在晨雾里依稀看见远处水面上有一座城池,隐约听到城中有人声、狗吠声、鸡啼声,好长时间才消失。那是不是人们常说的海市蜃楼,就无从考证了。

当年的巢州城沉没了,巢湖诞生了。在距巢湖二十多里的一个地方,原来是一个低洼地,不知何年何月,有一座城市在这里出现,这就是庐州城。再经多少岁月流逝,世事变迁,庐州城逐渐长大了,长高了,形成了今天皖中的一座重城。

下面所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本故事和人物纯属虚构,与现实无关,切勿对号入座。

目录

自序 / 001

楔子 / 001

上部 (1949—1979) / 001

中部 (1979—1999) / 267

下部 (1999—2009) / 521

上部

(1949—1979)



1

淝河水由上游省城方向，一直向东流去。流到二十里处，向南拐了个弯，再缓缓地流入烟波浩渺八百里水面的巢湖。

在这个拐弯处，有一块方圆一里的高地，当地人们称之为土墩子。不知何年何月，在这块弹丸之地上，住了沈、李、方三姓人家。

岁月沧桑，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这块高出圩区一丈多高的土墩子上，形成了相隔不远、鼎力之势的三个自然郢。郢，中国有些地区分别称庄、屯，也称小村，江淮皖中地区称为郢。新中国成立不久，农村实行集体化，统称生产队。

静波、小兵、大云、小黑、二蛋、二梅他们，自穿开裆裤、玩泥巴开始，就是最好的朋友。

这一年，他们上学了，小学是在一里多远的村里地主王老五家的房子里。静波朦朦胧胧记得，刚“土改”那阵子斗地主、打恶霸的情景。地主王老五的土地被分、房产充公，王老五被扫地出屋。这是一个老式的四合院，前边和后边两排屋子是学生的教室，连着前排和后排的两边厢屋，是老师的办公室和宿舍，中间有一个天井。门前的场地就是操场，操场的南边立着一根数丈高的旗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旗杆上迎风招展。小静波他们将要在这里上完四年的初小课程。一星期上六天课，星期日不上课，是休息日，这是新学校的课日制。不像以前学生念私塾，整天读那些“人之初，性本善”，没时没节的。

小静波第一天上学校的时候，穿着一身蓝色的对襟褂裤，这是自家纺织的土老布，用蓝颜料染的。母亲早就请了村里的裁缝，来家里做了一天活。母亲对父亲说：“波伢上学了，我们不能让孩子穿着满身是补丁的衣服。”父亲回答：“应该，应该。”

小静波很懂事，他知道家里的生活也不容易，每到春暖花开的日子，白天上学，晚上就下“泥鳅钓”。一个晚上碰巧能钓上一两斤泥鳅，母亲舍不得

吃，拎到集上去卖，卖个一毛两毛的补贴家里买些油盐。

春末夏初的日子，人们早就脱单了。气候由暖变热，田野里的庄稼长得齐胸高，油菜花黄灿灿的，和风一吹，掀起一片金黄色的波浪。青青的麦苗开始抽穗，豌豆、蚕豆开着白色的小花。

星期天，小静波为了备足这几天钓泥鳅用的“钓饵”，和小黑还有二梅到豌豆田里去捉蚯蚓。雨后放晴，太阳一晒，田墒已经干涸了，但田沟里还有湿气。泥土里的蚯蚓经不起阳光曝晒，纷纷从泥土里爬了出来，一个个翘着头，蠕动着长长的身子。每到这时，正是孩子们捉蚯蚓的好时机。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小静波的瓶子里已装了大半瓶。蚯蚓在备有少量泥土的瓶子里钻来翻去，时而有个胆大的，把头伸到瓶外，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就在这时，二蛋跑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小黑说：“小黑，你妈到处找你呢！要我一定找到你，赶快回去一趟。”小黑问：“什么事，这样猴急？”二蛋说：“你回去不就知道了吗！”二梅也感到奇怪，问二蛋：“二蛋哥，我妈叫我了么？”二蛋说：“没叫你，她只要我找你哥，你一个丫头片子，手无缚鸡的力气，又不能干活，叫你干什么！”二梅撅着小嘴有些不高兴。二蛋对小静波说：“你们忙吧，我还要去割牛草呢。”说着，急吼吼地跟着小黑跑了。静波和二梅继续捉蚯蚓，一会儿瓶子就装满了，两人已累得满头大汗。二梅对静波说：“小波哥，我累了，歇一会吧！”静波说：“好吧。”

于是两个孩子在豌豆田的田墒里坐下来说话。

春夏之交的田野里十分清静。这是一年中农民们最困难的、青黄不接的日子，也是他们最闲散的日子。地里的庄稼没成熟，不能收割，只有门口的一两块水田，种点秧苗，只要能把水看住就无事了。大人们有的走亲访友，有的赶集去了。勤快些的想挣钱，不放过这难得的农闲时期，出外做些小生意。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们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些自由。二梅的爸会杀猪，昨天在外面买了一头生猪，晚上杀了，今天一大早就挑到集上去卖。二梅妈帮她爸打下手，一早也上了集。中途看不忙了，她惦记着家里的秧田，就提前回来了。回来一看傻了，秧田里的水没了。春水贵似油，她急得到处找小黑。小黑这孩子平时摸鱼掏黄鳝是把好手，他知道田里漏水的原因，一定是黄鳝